



用力过猛也不好

——《世说》说(四)

公羽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曰：“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世说新语·德行第一》

仲举是陈蕃的字，其一生为官大都是在东汉末桓、灵之间，清廉自守，有大名，也有政绩。孺子是徐稚的字，隐士。商容是殷纣王的大臣，贤者。武王灭商后，“式商容之闾”以示尊崇。“式”，车上跨曰“式”。

陈蕃最为后世所熟知的是，其年少

时独居一室，室内杂乱，其父亲的友人来访，责备他为何不打扫待客，陈蕃则慷慨陈词：“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当然，后来有多事者，演义为友人接着责问，“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徐稚则终生未仕，史载其行迹也少。徐稚曾经被太尉黄琼所辟召，但没有应命。等到黄琼去世归葬江夏郡，徐背着干粮步行到江夏，设鸡酒薄祭，肯定也是用不起猪羊。哭完就离去，不告姓名。这说明徐稚对黄琼的举荐还是感激的。这都是隐者高士的行为。类似这类事好像还有。

最早知道陈蕃和徐稚的名字，并不是读《世说》，而是念王勃的《滕王阁》

序：“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陈蕃为豫章太守，专为徐稚设一坐榻，徐来放下，徐走收起。陈蕃已是“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了，而又敬重徐稚如此，徐之高洁，已在其中矣！

但我每读到魏晋这一时期的高人所为，心中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不是不信，是每每在觉出自己的庸俗不堪并自惭形秽之余，总是觉得高人们似乎有些用力过猛。高洁之士肯定是有，但似乎也不必有许多怪异的举动，怎么看都有点演戏和矫情。白居易说“王莽谦恭未篡时”，就是说王莽的谦恭、王莽的至孝都带有极大的表演成分，后来作了皇帝便一切都变了。历史上刘备的哭

也是戏子的成分多些，劝曹操杀吕布时也没见其犹疑。南宋有个人说，读诸葛亮的《出师表》不掉泪者，其人必不忠。但我读《出师表》，怎么看都是一篇义正辞严的领导训诫。“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怎么读都觉得高刘禅一等，或平起平坐的意思。但诸葛亮让后世铭记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扯得远了。

这世界就是个正常的世界。正常的人，说正常的话，做正常的事，才正常。世界上的道理本也不复杂，不故弄玄虚就好。当然，可能是太正常了，所以绝大部分人在史书上都没留下姓名。



刷花

原上秋

了一辆车跑运输，富起来后动员年轻人到外面去闯荡，我就是受他的鼓动到了城里，虽谈不上出息，但眼里的天地宽阔起来。叔叔后来因车祸去世了。我很佩服这个老头，我想，他要再年轻20岁，屁股下面一定不会是这个破三轮。

后来好些日子，老头的钱在我兜里一分没动。也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它本属于老头。期待某一天，它会发挥特殊作用。

有一天我遇到孙有斌，我的一个远门亲戚，论辈该叫表弟，住过监狱。他是个有本事也有良心的人，从监狱出来后，生意做得很好，到处捐资助善事，媒体没少宣传。他听说过，从小没爹妈，自己跌了跤，社会没有抛弃他，他感恩。闲聊中我把老头的情况讲给他，他说老头讲信用，让老头到他那里去。

老头开始不想去，说自己没个一技之长，还要照顾孙女。但还是去了，他想，大不了回来还蹬三轮。

那天是我陪着去的。孙有斌不在，接待我们的是个年轻女士，干净利索，是这里的负责人，姓周。七八个老人有的在踢腿，有的在溜达，有的看电视，有的拉呱，有的玩手机。

“像不像养老院？其实都是熟人托付的。子女忙事业，老人不愿进养老院，觉得这儿好。有的是生活无依靠，老人遇到了，也会接过来。”周女士笑着说，

“我们根据老人的实际情况，会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有报酬呢。”

“你身体怎么样？”周女士转身问我身边的老头。

老头握了握拳头，说自己能打100斤重的东西一口气上五楼。

“太好了！”周女士征求他的意见，有一个腿脚不便的，能不能去照顾？老头二话没说，答应了。

我整天开着刷了花的车，在大街小巷跑来跑去，一直没工夫去喷漆。修车店的老板送我一朵贴花，贴到刷痕处再合适不过。

许多人见了都说好看。既然这样，老头给我的钱就花不出来了，我决定还给他。

那天见到老头，他兴奋得像个孩子，向我报告一个秘密。他伺候的老丈人，是申校长的父亲。



雪花

凌波

总是带着激情和流量
插上翅膀 行走江湖

灯火是她的眼睛
大地是她的母亲

总是保持风格

飘飘洒洒

纷纷扬扬

无拘无束

天真烂漫

像无数个精灵

和人间友好

与命运相连

热爱草原森林庄稼
和冒着炊烟的屋顶

走到哪里在哪里安家
无私无畏

光明磊落

留恋红尘

守护家园

信念如磐

凛冽寒风中

一步一个脚印

深深浅浅

重重叠叠

从冬到春

诗二首

赵江涛

鸣蝉

隐入地下数载
远离尘世喧嚣
沉淀
再沉淀

待到
打破黄泥束缚
破土而出
注定
不再平凡

脚手架上的筑梦人

烈日炎炎
炙烤着大地

米黄色的帽子
遮不住火辣辣的汗水

顺脸颊迷了眼

背后的安全吊索
承载的重量岂止千钧

放下手中的工具
就无法托起

家庭的重任

一双布满老茧的手
操起瓦刀

一如既往

敲击出岁月朴实无华
的节奏



车窗外，雪依旧在下，可风好像不那么冷了。原来，家的模样，从不是无风无雪的坦途，而是风雪夜归时，有人等你，有人陪你，有人与你共守一程暖。